

實考心也宰相無所不統前古之稱而鎮其印罷  
宰相之文書用之然後可以責成宰相如古王者之制矣  
留守楊光遠之言矣維翰遂除不公與民重利出維翰  
德帥

以自重上則有制其主使惟己之  
勸士大夫使惟己之會而不敢議  
維翰為相亦當謹守無大故  
外臣論執政過失不罷其樞密使  
不公與民重利而罷其平章事光  
維翰有契丹之援而反輕于以見  
公挾虜其北自負竹深符虜意  
而小人必也  
用而不斥他人下則控  
已晉祖既受命契丹以  
不棄也今為光遠乃以  
不上疏專言維翰惡  
還無契丹之援而反重  
維翰志在與晉而無心  
雖言亦不敢有所前

御況并序

帝訪馮道以軍對曰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  
成規而已帝以為然

道所謂歷代必指梁以來梁至晉雖三朝經五六主矣此  
三朝五六主者

成規非道相明宗不能為之定嗣以召鳳翔之師及  
相廢去不能為之防患以致河東之變石祖闢言言而不  
思其言遂以為然蓋其君臣皆不知宰相之職業也

君者以腹心委之樞密下為相者受成命行制教講典文  
文書而已至是維翰樞密而大政密謀猶人主自決事

不預聞也宰相無所不統而大政密謀不得預聞則  
入際固



善生  
不取也向若不聞聖言而思成規之效

少德矣

北都留守安彥威入朝帝曰吾事信義美州以義救我我以信義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節奉之深副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臣何敢知之有

晉高祖之言可謂實矣以一身之故不敢有飾言而安彥威乃以帝為蒼生之何其謂善哉古之聖王謹華夷之辨者止恐其滑舌也漢高祖不可勝治也如取其為蒼生則召陵城濮之績不應見於春秋而被髮左社之憂不應歸功於管仲矣考晉事之始諸臣稱子割十六州為寇然後契丹寸之方是時高祖未有中國之分其存亡得喪倉生及出帝立京延廣欲叛契丹李崧曰當為社稷

計則稱云耳

西京留守楊光遠入朝徙為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

信者帝王之大寶唐廢帝篡弒得國未有治之者亦少安矣獨以失信於晉陽遂取亡滅君子以信易生重相王之失聖人以信易食父子之間春秋善背命惡誓盟取苟息之死婦媿魚之食蓋嘗由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石祖遭潞王失信之疑其於契丹以守信為重既許范延光以不死曰若降而然也白曰在上吾無以事之可謂確矣而楊光遠擅殺之使延光臨禍以鐵券為言光遠之罪豈可貸乎會其入朝帝嘗以尊夜幾而尸之為延光報仇則信義者恩威並行曰且心然世以王與為臣也他日又董壹曰安隆廣之



通鑑卷之

高祖初於好川月云兩火之矣然則范延

光之死不獨以是載招為其高祖不當從光遠之請使延

光居其陷下也延光之反光遠為大將攻之歲餘不能下

高祖以計降之此固光遠所救其欲圖延光也又矣而高

祖不之覺而隨其計中又不忍之報仇是亦高祖度之也

無以享國之言五年而後叶可異哉

成德即其後文重榮其臣多耳上天之命帝不許遠舉兵

以其攻為其不可殺

步重榮其臣吳元是也請不獲命而與師則叛而已矣故

其心以意而非忠似止而非正不能釋位而去者無辜訓

齊師旅言民保境以待若令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不能

小忍乎大難蓋匹夫之勇淺中之見不足尚也

劉知遠其京官也其遠微時仕晉易嘗牧馬犯僭

其之不守其借尉前贈其心大

安重誨不忘從珂之歐張格不其自柔之宥不能免其身

不勒釋憾於李楊劉知遠卒怨於僧人終以濟其大業夫

四人成敗宜專事史之記之也亦欲使人由此以

觀四人之器局一事如此他事亦可知矣據崇高之地有

宏載之勢而芥蒂不忘睚眦必報懼者寒矣其誰肯輸情

素布四體為之用乎使石勒知遠忿然快意天何難然

寧忍而不為則以所圖者大也勉於善德尚能爾况君子

以天下為度其乎

馮有以松屢薦上重威之能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

心腹不為知遠而用人為楊光遠而出乘



之有餘之委付不專則心不固施設不父則政不堅  
它日契丹入寇維翰無權而知遠顧望蓋晉祖使然也宰  
相以知人善任使為賢馮道先薄杜重威復引景延廣此  
二人者實衰晉國繼之者德用而不置是不可曉也

錢氏當五代時不廢中國貢獻又有四鄰之交史氏乃謂  
自武穆王鏐常重歛以事奢侈下至魚鷄外獻必家至而  
日取每管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以各持簿立于庭凡一  
簿所出其多少量為管數管已則以次唱而管之少者  
幾何對曰十年王曰太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  
境內稅三年

猶稱多至百餘人不堪其苦信斯言也是取之甚  
銖而用之如泥沙安得倉廩有十年之積而又復境內三  
年之稅則其養民亦厚矣故如史所載則錢氏宜先亡而  
享國最久何也是故司馬氏記弘左徭稅之事而五代史  
不載歐陽公記之虛而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  
矣

漢高祖龔為人辯察猜忌以士人多為子孫計故專任官者  
劉龔之不智或人惟愛其親故及人之親愛其子故乃人  
之子何者推類故也鳥獸不可與同羣者彼不能推故也  
是故韋玄成據壽宣帝以之感佳陽張伏正色光武使之  
尊者嗣李勣於羣盜太宗失於託孤潘崇為人弊端楚  
下昭矣龔乃疑士人而



心安得大君臣忠厚之道而能為長久計乎

帝寢疾一日馮浩獨對命幼子臺春拜之又令宦官抱置道懷意欲道輔立之帝殂道與吳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耳為嗣

晉獻公殺太子申生遂重耳夷吾而立其所愛屬於荀息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死之考其事之是非息從君以

春秋以死節許之者立輕諾苟從及履失信之教也晉高祖以幼子委馮道道不可者孟登時明言之乃含糊不對高祖必謂道已喻意矣死肉未寒乃肯顧命其視荀息為如何切在視見諸子于契丹主契丹主指重貴曰此可也

其時欽為擇留守晉陽五日然契丹主問已有立之之意

高祖舍重貴而託重榮曰不欲再受命于契丹也馮道昔之將以自結于虜耳其曰國家多難宜立長君者非情實也春秋之義國君與大夫盟則以為耻而為之諱况天子而為其所為焉視君屈辱無憤耻之心則將安於篡弒易位之氣坦然不疑而三綱絕矣而臨川王氏眉山蘇氏皆盛稱馮道曾不少訾則不知其意之所存也

齊王

後晉紀

大臣議奉表稱曰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臣帝從之契丹大以遣使善讓延廣復答以不遜語

而論景

廣任亡晉之罪無可贖者即情而論是亦

史記

見其數人者適不用而



追封敬僖皇帝  
五代史於晉高祖書封子重貴為齊王於書言封皇伯  
敬儒為宋王而曰豈無意哉自以謂深有意也其折而辨  
之曰重貴書字可矣敬儒出帝少也而書皇伯者出帝立  
不以子而絕其所生也後高祖無子出帝得為後而立以  
追封敬僖皇帝

正則不特絕其所生而爵之以欺天下也所謂子者未有  
不由父而生故為人後者心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  
理之自然何必諱哉聖人又以為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  
服以斬然固有屬義故除其服以替服外物也可以降  
而父母之名不可改也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  
自三代以來用之而晉氏不用蓋亦習見階闕鄙俚若偷  
竊取欺偽諱之事也豈可以人理責哉其意甚決其詞  
甚實而不自知其理之失也出繼之子固有所生有所後  
矣既有所後則不得號其所生曰父母故以伯父母若叔  
父母稱之天生萬物皆一本也豈有二本者乎不得已而  
以子稱之述天理而時措之則父母之稱歸於所  
以子稱之



世之為人父者其教其子如許其稱父母也如許其稱父母

為人父矣此立一曰之執非許其稱父母也如許其稱父母

是聖人立二本一教也天下而墨道也臣不可有二心於

君而子可有二心於父乎夫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而自欺

曰我之所生其子亦皆其所從生而欺其父曰今日之

我父吾固無兩父者此則閭閻鄙俚之習矣學士大夫之

家非苟偷竊取不白其父曰我之所生我以無子之故此取

諸兄或弟也其子亦曰我固有所生今為人後不得顧私

親矣如此無欺無不如此閭閻鄙俚之習豈不簡易明白

可為通制而少行曰豈謂此之論而徒取閭閻鄙俚

之習以例夫取兄之之子以為後者謂皆有苟竊欺偽之

行則適矣又曰服父母之物也故可以加可以降而父母之名

不可改服慈禮而為輕重者也重以功總被於身

在外而辨踊也入於心豈亦外耶使為人後之人不為

已而為所後服衰麻而禮尊不至為所生服著齊而情

過之其為苟竊欺偽又有甚於閭閻鄙俚之習矣為彼則

不可為此則可乎服而或加或降者以恩屈於義也屈所

生之恩以伸所後之義則恩輕而義重矣恩輕而義重則

所生父母固可名之曰伯父母叔父母矣此乃自三代以

來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同用豈特晉出帝哉晉氏之六乃

不在此按史宋王敬儒者敬塘之兄也信義英進喜果六

子而冠以重字者敬塘之子也重貴者敬儒之子高祖子

子也則夫知高祖未有子之時已子重貴乎抑四子  
又不可改信惟重貴一子乎或



及第... 未有... 子已死... 果未生  
感信又自有子則重貴為高祖子何不可耶必也高祖  
既有子而敬字無子則高祖當以重貴歸之而重貴不得  
貪所繼而忘其本也雖然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而君子猶  
謂苟無兄弟而繼祖之宗復絕則雖長子亦當繼祖以可  
以義起者石祖蓋出諸子見耶律德光德光指重貴為可  
以此致之必敬字未有子之時或謂其兄後雖有子相繼  
早出者異文切故勢不待歸之歟敬儒之有子無子及重  
貴為長為次皆無所考也亦不知敬儒於高祖為親疎  
又疑敬儒當高祖世不得封及出帝然後封之此亦非難  
喻者高祖不封敬儒必以馬匹而及也出帝封之固為  
所出之說耳重果夫其祖之革命也重春實為道懷中乃

翻說兒也高祖為帝之初重貴已堪首領可北京年亦長  
又歷高祖在位七年高祖不封敬儒而封其弟所稱而立  
重春以當君父之契丹此馮道所以難於負荷也原道之  
心豈為不以重貴為高祖子則不得立特從契丹之所謂  
可者而已亦非有意諱其所生而欺天下也若曰重春在  
重貴安得立其立不以正猶之可也有如無重春則重貴  
之立固以正矣封敬儒為宋王是臣之臣之不可也則稱  
高祖曰皇考而母李太后於宮中文稱宋王曰皇父不用  
追王之禮冊曰父為皇帝而母安之此於別宮此漢哀及  
段猶冷褒得正於當仁與來世者歐陽公必欲以私意早  
之能易喪也加斬報服之正法哉夫天人無二道心迹



論人後而... 是慎而使天下之為父子者不定也

唐王廙後於背曰齊王景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  
汝宜戒之

生不可益而疾可治漢高猶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  
無疾而餌藥以求益生之祥其惑不待貶也然至此致藥  
者幾何人而莫之戒者貪本不除也方士使人延生不死  
釋氏教人死而得果惟人負者入之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異端之害或割股親愛或遺棄萬事中心槁形於寂寞之  
瀕若無欲者而空輕舉其羣身其欲首矣焉君子不可不  
慎也

夏四月朔日食

五以史記云天者言中官所記日月五星之變至於氣侵形  
象出沒銷散其說難據至於日又不冠珥環暈纓紐負抱  
戴履背氣或十日之中所見七八而背氣尤多天以春秋  
災異聚矣孔子悉書之也謹於日然二自四十二年之久  
寧無冠珥等象乃未嘗及備以食為異焉而後世尤忌正  
陽之朔正陽之朔而日食其君鮮不及福者故杜預釋正  
月之朔憲宋作曰四月正陽之月隱陰氣也天福八年夏  
四月晉出帝即位未幾失德未形而有陰暈掩陽之凶天  
之告戒亦著矣帝苟鑒焉莊宗近事或少敬乎

立皇后馮氏初世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為子為娶馮氏文重

也高祖... 禮記父之不能通大



此我後身也 禮文之繁不與其制度所謂當

於父子君臣 倫之廢者 亡疑當引譬目前之事以證先

聖之教則雖古人有或可曉何出也如是之懵乎此乃王

震高儒學不知要徒尚文義叢然轉鳴米基人之知也使

使躬家子尤難於悟入震則然矣馮道非武人於馮石之

事嘗無一言以警君昏視其公涵猶常事然蓋其心習於

順從為固寵受身之計雖朝為君廷莫為仇敵無所不可

則馮石之事道固不以我罪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

與哉

閻主職欲杖御文中丞諫諍公八鄭元弼諫曰言者刑不上

大夫上丞儀刑日辟豈宜加之重楚乃釋之

庶貧賤不能備禮故不書以行禮大夫尊貴不可

故不使之受刑非固欲然因去勢也賈誼得聖人之意

引投鼠忌器之論二世見當以善法之禍以弊文帝自是

漢不加刑於大臣大臣有罪皆自殺而臨川王氏反此義

為之說曰禮不可以庶人為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為

上而不施其意非為化民成俗而興禮教也直欲殺戮故

若以制異已耳豈非邪說害義之大乎以區區之闡無道

之職猶能為鄭元弼正論而自屈談經佐王乃祖韓注商

鞅之術曾元弼之不若而世猶尊信之何哉

唐給事中蕭儼直言殿舒判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

釐以事 諱得罪 有它志昔顧命之際君危社稷今日反

或謂禮



之者孫晟唐之良臣其欲令太后臨朝也特以過馮延巳  
之徒謀之不克而已非生厲階也而蕭道直以幾危社稷  
責之過矣晟乃能內愧之加懼心不以儼言為憾因而擠  
之又下言焉不亦賢乎或問讓過為難受責為尤者皆可  
與耶曰人心不同有虛而受之有泛而聽之有外示容納  
中實拒之虛而受之克己改過誠君子也之聽之焉能  
為有焉能為無然而不立者也外示容納一以收聽言之  
名二以察異同之趣中實拒之則其辭見邪志自有所主  
而不肯與人論辨恐人之窺之而諫之此大姦大惡之人  
也若槩以受責如流許之則其辭之所愛畏而難之者也  
帝居於春年即於宮中奏細聲文樂及出師常令奏三絃琵琶

晉初以燕管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百官奏請聽樂帝不許  
失禮之君蓋有未暮而用百官矣且帝逾年聽樂以遂其  
名辭羣臣之謂孟子所謂王猶足用也為善者而當時百官  
無一人規諫反因叩勸之是則朝廷蓬蒿者國欲不亡得  
乎亡國者未必皆力為不善為在下所迷誤多矣納叔母  
為妻而不諫宅大焉或樂而不諫也日暮維翰讀其謬費  
固不聽也修費之事得與彼二者班乎

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為北面行營都統以順國節度使杜威  
為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地也維翰一制指揮節度  
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  
劉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帝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至  
權氣果不許皆不得預知遠



平勳運動據守之所易知人善任當國之所難是時劉知遠杜仲威李穀自張從恩張彥澤之徒皆為制將而維翰不能區別諸人不否既一棄用之又不委知遠以權謀議不得預聞此失之大者維翰非於知遠有憾苟不深知之耳或曰知遠先恨李穀又恨出帝君臣有隙未易平也曰維翰不欲禦敵則已必欲盡敵師克在和無寧力於上心解紘之意使加漕河東又致書知遠使坦懷釋怨以濟國為務而盡付統御之權豈遠亡乎由是觀之維翰於宰制運動固日餘裕而為人善任則不足矣

楊光遠與契丹合兵入寇契丹以去亦命李守貞討光遠於青州也丹後兵不至其子承勳以承遠信勸光遠降光遠不許遂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書待罪開城納官軍朝廷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以顯誅乃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殺光遠起復承勳為汝州防禦使承勳後為契丹所食之

楊光遠始者不肯臣事契丹以也既而舉兵與契丹合則向來之請乃託以為名其情實異矣承勳及二弟迫其父開門納官軍變而不失正亦可矣光遠為李守貞所殺而已受汝州防禦之命於心何安無乃被圍之時自虞及禍故為劫降之計歟操心如此亦豈能免非契丹能戡之蓋

以此上劉知遠聞之歎曰中國疲弊自守

第百六十六卷



帝之為帥必以保境不戰  
之良策也晉之所以大困者正由無歲不  
諸鎮厚蓄其力相為掎角屢來則禦去則  
勿追以逸待勞 漢書可也 耶律德光豈能得志於中  
國知遠非徒以此處晉室事宜其所以保河東者正用此  
術故深惜出帝疑之李崧踈之而桑維翰用之不盡其才  
也

契丹大敗于陽城諸將請追之杜威李守貞曰不若全軍而  
退

兵法窮寇勿追而唐太宗討薛仁果劉黑闥宋金剛之徒  
皆乘其不敗追而擊之不遺餘力其機緩計成又難取  
也故窮寇之或追或不追歸節之或過或不過惟其可而

已勢丹陽城之敗勢如崩山一馬者不復能上德光乘機  
馳而走其非偽道而有覆明之所宜蒐簡精銳分道而躡  
之待其勢窮然後與之立約縱使歸國此乃止其入寇之  
良圖也雖然杜威守志有異志欲襲晉祖之事苟知  
此策尚不肯為况不知乎

契丹連歲入寇桑維翰勸帝復詔和帝遣使奉表稱臣謝過  
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  
和朝廷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王入大梁謂李崧曰向若  
晉使再來  
不戰矣

夫丹不戰之言鮮不追咎不再使之失夫  
夫狄貪而無親惟利是就彼初立石氏時  
卷之歛又聽趙延壽之



又用前術付之一人而

所汴謬為好語以欺眾謂通不在我此夷

本幾對趙延壽曰吾五年不解甲豈為他

有輕忽士大夫之正議廢格經書之大訓

有欲必從不戒石晉滅亡之禍亦獨何哉

二月朔日食

出帝在位五年日比歲四食天象告戒勤矣考之五代史

出帝時有大蝗大旱大雨霖河決溢之災蓋悉書之而月

食變異之大者乃不一書曰春秋天人備述乎述本紀書

人而不書天蓋聖人之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

知者人而已又曰司天掌日月星辰四時二十四氣七十

二條行十日十二辰以為曆法謹言二條者以為占者

非常之兆也其術藏於有司祿者有常之數也其法信於

天下術有時而用信不可一日而差蓋有國之所重也此

說蓋不知天人一理占術一道也使占家昧於推步之數

曆家昧於變動之象則安能臻其妙乎蝗旱霖雨豈人力

所為既書之以為災則天象變動其異尤大安得不以為

懼耶儒者博極羣書據經持論將以明斯道沃人主而不

明天人合一之理不達仲尼所書日食之意則於晉出帝

又何責

延祚遺樂壽監軍王鬱書請舉城內附

己為內應繼與天雄節度使杜威奏瀛

延祚遺樂壽監軍王鬱書請舉城內附

己為內應繼與天雄節度使杜威奏瀛

七十一



無蔽索何所任得人必善曰臣作朕股  
於輔相也又曰爾無親于伶人于耳目  
之官是  
於臣僕也又曰關四門四目也四目是  
寄耳目於諸侯也貴而輔相次而臣僕衆而諸侯莫不得  
公忠通達之人而無譖說蒙蔽之患則何幽之不聞何隱  
之不見乎馮玉以女寵與政不足責矣李崧為相先信趙  
延壽恩歸又信劉延祚內附遂與大衆為虜所致向使桑  
維翰劉知遠當之必能險度清偽不輕舉措以取敗亡然  
則專國者李崧也任崧者出帝也當用者不用當信者不  
信自塗其耳目至於陪仆又誰咎哉  
杜重威妻使公主入奏請益兵由是禁至皆在其麾下

高祖嘗容或不知耳目所疑宜得  
法武矣覆轍在前躬  
其故有罪不治有請必欲從驕將  
權兵有罪不治有請必欲從驕將  
從此固及逆之端堅冰之戒也陽城之役重威初不欲戰  
為將所迫既幸而勝又不肯自虜其  
心異矣桑維翰請  
出上禮雖本鎮而廢之庶無後患可謂  
善策也及見及其  
使公之語蓋取於軍而去乃原義誠之策  
出帝猶不  
信之夫高祖之覆轍姊兄一言孰重  
人臣匡救與私戚懇請  
孰切信  
至使宗廟為墟豈甘心固欲如是哉蔽而  
與帝非同母其心固為杜氏况有高祖  
之夫而取唐則杜重威豈不欲以姊之

高祖之妻曷若為帝之



劉氏去後維翰請入言事帝方在死中謂應為辭不見又詰執  
政之執政不以然退曰晉氏不血食矣

史載維翰請見言事而不知其所欲言讀之者皆有遺恨  
無惜其言之不達而晉之士也以愚度之維翰非有他意

不過勸帝稱臣謝過割關南境土以增賂耳此可以救目  
前之危終不足以弭異日之禍蓋與夷狄共事勢均力敵

猶且見圖虎為之下乎以古事考之莫不然也  
杜威之降契丹也皇甫遇不相謀契丹主欲遣遇將兵先入

大梁遇辭至平棘謂從者曰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  
契丹之再入寇也皇甫遇與魯容彥超覘虜于榆林店力

戰被虜安審琦曰皇甫太師無聲問必為虜所困引兵  
救之

蓋審琦曰成敗天也當死生以之萬一失皇甫太師之屬  
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別契丹望見即解衣當身時遇

以數千當虜數萬自午至暮而不折北亦可謂勇矣五代  
史稱杜威召諸將示以降表遇等慨然不對遂以次署名

座其下解甲契丹遣使召遇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  
絕吭而死歐陽子譏之曰使遇者然撲袂而起殺杜威于

坐中雖不幸而不免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  
既使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而

司馬氏編年通志乃云方杜威之降遇不預謀及契丹使  
之將又辭不受遇一人爾如五代史則鄙夫也如通鑑則

節止也其相去  
言之信使與考異以折衷則遇亦



張彥澤降契丹契丹主遣彥澤倍道疾驅先取大梁城中大  
獲彥澤召桑維翰維翰知不免謂李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反  
奪維翰死之何也維翰見彥澤責以負恩是多見殺

桑國僑責李崧是也據一時言之可耳治亂豈有本原古  
之王者必由正道始之以正尚不能使子孫善守而永世  
况始之不以正乎右微璿劉知遠皆起晉陽以知遠觀之  
所對者新勝之契丹在焉危亡之比然知遠崛起自奮亦  
克有立則知國僑稱臣割地以息近功其策大失譬猶拊  
摩豺虎與之共牛大王終見首盡必至之理也是則維翰  
雖無當國亡國之惡而有謀國誤國之罪矣雖然維翰非  
取怒契丹者固可預通情款求庇其身而初不相聞死於

張彥澤之手故曰志在與晉而不可身謀亦足為賢矣  
契丹主怒張彥澤剝斬於市仍命剖其心以祭所殺士大  
夫市人破腦取髓鬻肉食之

歐陽子曰視彥澤重威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見晉  
人之憤嫉怨怒於二人非一日也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  
之如此豈非亂之君各賢其臣愚謂是則然矣然彥  
澤之見任而得權自石敬瑭時敬瑭與之連姻又嘉其有  
軍功故使為蕃監獄書記張式諫官刑部九五六人極諫  
力論終不能回眷待之意必養成其亂由石氏雖尚軍功  
而不知軍政也君子有言三綱軍政之不聖人作春秋寓  
軍政於三綱其神法隱然如天建地設最堅而不可破非  
魚豢雁雁月之

卷之六先自治夫婦父子君臣上下



禮記有增示

或曰餘疑子自勝之幾也春秋書

寧桓歸賈者以獻羽子氏墓而不葬此軍政行乎夫婦之間者也室叔母為妻則夫婦之義亡矣隱公得國不書即位州吁弒君不稱公子此二政行乎父子之間者也以變夷為父則父子之倫廢矣大王崩而不書葬被武氏子求賻而不書金葬此軍政行乎君臣之間者也為中國主而臣于契丹則三代之道亂矣三者既失雖日行善政月施良法亦不足以救大本之壞又况政法不立如疋重威彥溼之類耳是故力足以抗者持旄勇足以扼虎曳象總釋繇之士莫言萬之憂口必以而勝曰取而取若無敵於天下者而三綱不立軍政無本終不能濟以古而監何代不然契丹鐵騎延屠漢其國地廣地既死

與晉者秦維翰也亡晉者景公廣也二人用心異而受禍同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順則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古之待夷狄者禍隔之或驅斥之或禮貌之猶不能絕其侵陵暴侮之患而資其力倚其勢交通餽餉便便惟謹宗廟社稷之敬有不逮焉伯父叔舅之眷有不及焉夷狄天性貪而無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則維翰和之於前延廣激之於後皆所以召之也故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後之謀人國者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高祖

後漢紀

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德十二年

五代之取國惟後唐

漢為此故於彼蓋梁篡唐而後唐



伐之晉為世所成漢興焉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  
敬瑄之奪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虜敵劉知遠不  
赦國為罪矣然兵時朝權則付之李松馮玉而顧命大臣  
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柄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勳舊重將  
如劉知遠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國責李松而五代史不  
嘗以幸禍責知遠也曹操挾持獻帝削漢室以建大魏  
司馬氏猶謂其取之羣盜非漢之篡臣漢有天下四百年  
曹操之罪尚蒙末滅石晉之宗社亦搖芟業如燕巢危幕  
使知遠慷慨赴難固不能推契丹之勢雖不出兵其奮然  
自立乃在石氏滅亡之後於是責其無君臣之義則全忠  
嗣源敬瑄郭威其罪為如何此責人已其之過也若夫漢  
不自炎帝號而用天福十一年略公開運之紀則非矣削

開運者越有憾於上帝也天福者一不志於高祖也

然其義則無虧斤之可也歐陽氏因是而及人君即位稱

元年者當書其非古所謂一為元者特古語非有法也

謂孔子書元年為春秋大法改元有國之重事者出於曲

學之說也則陋哉甚矣備易其言也脩固嘗云均是基也

而有勝有負勝者所用即敗者之奔也小數尚爾況孔子

宇宙在其手而萬化生其身乎是故以之為以一也及春

秋用之則有以君以師以地以人之不同人之為人一也

及春秋用之則有敗之微之衆之進之之不同有年大有

年一也及春秋筆之則為變異堯舜年一也及春秋處

之則有因革是故元日見于舜典元后見于商訓元年自

古稱之孔子相以春秋紀年其名雖同而以正次王王



次春條于元年之下然謂人君之大用則古未有言禮表  
者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以不仁仁者人君之大  
用即所謂元也元與仁古文蓋一字易置其體乃小異耳  
元有始意故乾坤之元萬物所資而人君治國正心為本  
也萬物資焉其仁普矣心無不正其仁不可勝用矣由元  
而動植終始帝王之德也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昏庸之  
主也此治亂興廢之分而謂稱元為常事未嘗有法出於  
曲學之說豈非陋乎是故識元之所以為元然後春秋之  
權度在我不能體元則其心不仁心不仁則事不義春秋  
之所治也是故學者以春秋為傳心之要典問其目於君  
子君子曰王正月者心之體也及邾宋盟安心也克己歸  
心也歸沖子歸邪心也公伯不仁也盜師卒而不仁也慢

心也仁則無是矣後世以美號紀元既夫之遠又有中元  
後元或一君而屢元是未有能深探其用先正其心者故  
其行事善少惡多其惡也絕乎不仁其善也亦偶中耳學  
者何獨不然故為人君止於仁止門高第未有不問仁而  
傳聖學者必以仁為符節也

魏晉生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

衛宣公淫亂遂為狄所滅晉室三綱絕矣遂召五胡之亂  
唐世家法不正又好結戎狄非獨言其世數困於猾夏疏  
及五代更據中國猶七八傳其甚則莫丹主服赭袍坐崇  
元殿百官行入閣禮而天下之亂極矣堯舜修德而建土  
歸三王自治而正河成謹華夷之辨禁侵亂之階所以深  
扶人理靈不流之若山使斯人隨禽獸雜處而罹其凶害



也。雖知遠蓋出于沙陀及周世宗作，然後如日初升而  
氛漸卷矣。

契丹之歸其國，謂晉人曰：吾以射獵為樂，在此令人憔悴，今  
得歸死，無恨矣。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必其道首出庶物，然後能成位  
乎其中。三代而上是也。春秋已後，莫盛於漢。唐道雖不足  
而其才智則高出英雄之表，而勉行仁義，乃能光啓大業。  
一以垂裕厥後，未有夷狄而君中國者，非固限隔踈斥之其  
性習風氣與中國非類故也。以五胡強盛，更始自古帝王  
所都之地，或一再傳，或三四世，則已掃滅無遺，積矣此非  
一特人事為天理也。或曰：元魏乃北狄，其都洛最久，亦天理  
歟。曰：是時正朔相承，乃在江左南土，不能相并，則拓跋氏

能免索虜之誚，故以二帝三王及漢唐享國長出而較  
夫狄之乘間竊入，不旋踵而掃滅，則見天理之有內外  
正氣之不可干，而中國之有亦可自強於為善，不使小雅  
盡廢而夷狄得之也。

勤舟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  
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  
三失也。

德光知其以三失失中國，可謂惜矣。而思過者矣，使無此  
三失，亦必不能有中國。何者？足不可以加之首，無足上首  
下之理故也。然德光善自為謀者，言出帝之相資而廢之，  
治李筠為王景延廣之誤國而黜之，數社稷威在守貞張  
彥澤者，君為暴而殺之，按兵近郊，召桑維翰別知遠委以



扶立重暮戲無禁殺無所取而去雖古之伐罪弔民亦不見過而楚莊王之罪益重矣今乃恃強滅人社稷負其位而不能居或其子女玉帛以歸其國是盜賊之魁使邊甯歲月攻伐之兵四面而至亦不能免何二失之足咎乎夫夷狄之性貪而無厭強則為虎弱則為鼠抑鋒止銳擇義而行乃王者之師也方契丹入寇交戰于河北屢欲退走非敢以必勝自處也及得計乃謂李崧曰向若晉使再來南北無戰矣又謂汴人曰我無意北來景延廣召我耳此皆以空言惑眾而收其心不愚者不信之至謂中國有不及焉嗚呼夫豈偶然哉

初契丹留蕭翰為計而節度使韓述律太后之兄子也及聞帝舉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

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及王淑妃在洛陽蕭翰誘契丹主命立從益為帝淑妃泣曰是禍吾家也翰既去淑妃遣使奉表迎帝仍出居私第帝至洛陽殺之淑妃且死曰吾兒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無後歟食以一盂卒歿而明宗陵

奪國者必殺其主與其子孫以為一人心防後患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也然鮮有不族中其禍特父近之不齊耳李

從益者直死於江故唐初被唐能全之其於劉知遠則賜

代矣形勢銷微無十夫之翼且迫於蕭翰藉手非有復業之謀也知遠何憾而殺之殺人之子者人亦殺其子宜連袂之不長也疾使以茶飯酒豈何禮也此歐陽公所謂野祭而焚祭禮盡棄幾何而不壞者也天下之理莫大於人



倫人倫有甚矣重於三綱唐末五代三綱淪滅盡矣何有  
於禮樂然而野祭與伊川波髮而祭於野者似而不  
同先達謂亦因乎俗而不害於理者比諸時祭致簡焉可  
耳後世禮廢有班荆藉草而飲食則望墓為壇雖非經禮  
未甚有害也必經有金自明皇宗王璿而行之至出帝已  
二百餘歲矣苟以為異者人生而幘帽帶靴皆袒狄服死  
而故磬螺鏡皆用戎樂几冠昏喪祭射御食饗其合於古  
之正禮者幾希至於樂則八器僅存施諸郊廟而已朝廷  
官府士大夫所用悉胡部也其視野祭交紙錢幾希儒者  
當隆成之時遇賢明之君居公卿之位視禮樂廢壞及前  
代之弊事莫能更革而於出帝亂亡之君舉措之失深嗟  
而責嘆之何歟故孔子曰班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

廟  
制  
宗廟高帝光武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謚號凡六

漢高祖之姓劉史氏不知其所起而言其先少訛部人也  
夷狄無姓處月者西父殿之小部也朱耶者處月之別部  
也皆其號也沙陀者大磧也在金沙山之陽蒲類海之東  
自契丹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高宗永徽二年朱邪孤  
注見于史至憲宗時朱邪盡忠及子諱宜見于史自號沙  
陀以朱邪為姓然則唐莊宗明宗石晉劉漢皆無姓之主  
也姓無所從出與其姓之姓石姓劉猶不若自號為朱邪  
之下失其本也見于史高祖高宗高祖高宗高祖高宗高祖  
禮立四親廟  
之入居太原已久非偽為也馮



此道所謂 五帝功實自此始可矣

楚王希廣庶弟希崇杜按陰險遺元帝要書以廢長立少激

谷之希崇在朔州希崇常謂希廣動靜以告之約為內應

馬謖嫡長子曰希振有恩與而希聲以母愛越次得立其

弟曰希範希範希聲希廣希崇皆大夫希聲可以先希振則希廣

亦得以先希聲而希崇亦可以叛希廣此自然之勢也父

死子繼兄終弟及有國家者之大節既既不違高郁又不

得盡其忠而死張少敵故故桓陳而皆不聽則馬氏之亡

無日矣漢高祖定惠帝對趙王延祐四百五傳世二十有

一故立嗣以嫡無嫡則之長均則德禍亂何自而生哉一

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成大梁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

及圍鄴郡是時將兵而杜重威拒守之盧遣人招諭許以不

殺重威之卒何罪而戮今以一死為期且及食毒力

重威誅戮等將校數十人以至重威為大傅兼中書令

以厚美高祖殺幽州兵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

殺之亦信也杜重威罪大而殺之非刑也夫此三者何以

其祿運之不延也宜哉

漢唐之興掃除暴亂而施德于民是以長世今漢高之興

豈為掃除暴亂其於天下未嘗有實德其上一世又無積仁

累行之政使三皇身下未見火正之道况重以三失乎

然杜重威之罪上通於天漢既討之不應受降降則不可

殺矣無亦赦其違命拒守而莫下漢王之言諱諸中朝布

口中外則無殺降一過亦足以下降之戒不亦善乎

此



血厚也然此

行開封尹盛毀王景崇景崇

之內不自安

王景崇受命經略關西已而日發連捷思維推河中李守  
貞為秦王所以然者漢況及二三大臣之罪也夫景崇巧  
佞人也事唐明宗晉高祖後未用干蕭翰又事許王從益  
最後事漢而效於隱帝時雖五代取國藉之武夫至於反  
覆之甚著則與國之君亦且有勝去取然大抵皆不能也  
漢祖於亂臣黜自如注重威李守貞皆不以時致刑小者  
如王景宗之無固志而夢以密謀使伺察漢宗楊師等又  
貪受賄遺信侯益之詆毀致景崇之擢進至命大將出重  
兵彌年而後克則厥柄倒持而國祿易矣是故天下之  
未不自君相召之者也

以楊邠為相邠素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庫實甲兵強乃  
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以二蘇除官太濩為眾所非  
邠且歎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黃與三三不絕一命者

書生記誦而不知理文士字畫口無實用誠非治道所貴

以不足貴乃併經史入訓而廢之一槩視天下學士大夫

一極則束之高閣重則陷之黨網甚則投之黃河為此說者

未有能免其身而不累其國者也楊邠文弘肇皆吏卒之

黠亦安知經史所言風雷者所並直意書生文士爾邠以

廣實兵強為賢於禮樂弘肇以長槍大劔為可定國家納

賂專權愚蔽恣橫未幾死於虜卒之子曾不及知其禍又

豈書生文士之所為乎邠晚節頗遠指紳知史傳有用課

主傳 欽一 為相矯二蘇除官之濫報於選拜史



不露一命者二蘇之濫與邪之  
輩均失也然猶猶待入新則比是  
纒囚載以是為父者安得謂之  
待矣且自漢興至云

中求興鳳翔三鎮拒命朝廷命將討之無功以郭威為西  
南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首度度世集於馮道馮道曰守貞  
嘗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  
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

自唐莊宗以不賜士去賈張致云是後皆用賂取國郭馮  
二公直不知也威素不悅詎知何道之計得道素以儒士  
自任何遽為威畫策蓋威以道累朝重望營試問之而道  
以威已得兵柄因而語之而二公相與之心其於言意之  
表矣或曰威欲圖大事則有之道必不至是也曰顧已趨

利者莫如馮王君當漢祖朝誠未至是隱帝幼冲政柄之  
一易史諸人才智皆也威下道老於賊國固知節貨之可  
居矣

王以張業王處回執政日事多疑蔽如置身功也

張業宰相也王處回樞密使也皆以專權貪縱賣官受賄  
一人之子亦然業既被誅處回罷免於是蜀昶懲蒙蔽開  
言路以昶亡國之主尚能如此况興國之君乎然則前世  
有設官掌蠶而立之法司其事者言其事不得言先責以  
保議加以拘留俟見其無大忤犯乃下釋罪之令是豈先  
立誅不置謗鼓無伏小人之箴聞然我嘗我則皇自敬  
德之意哉

救

將將兵救之軍于沂州之境時



通商通商成放守自勤廷不拜

不相及乃退唐王遣帝書謝

既人以集事授人以授已兩公有說無說是無義無義必難濟矣李守貞事晉而反晉降契丹而叛契丹歸漢而叛漢則其投南唐也持何說以自立漢祖雖非一統海內然中原主也南唐未嘗相通誠欲相通共體不可今出兵境上牽制漢人及不能進乃始遣書謝過而為河中請則其授守貞也持何說以為辭六一二反守貞之敗亡不占而决南唐苟有開拓中原之意有斯儲蓄待之人或可使將亡魏逃楚之士或可與謀而守貞則不可也其國之不競也宜哉

西京列傳王守恩性實鄙初威自河山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

位兼將相有與出迎威怒辭不見即以頭子命保義節度使白文珂代之

歐陽氏論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然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貞皆漢大員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武卒自及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心而所為如此蓋習為常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紀綱壞亂之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意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

歐陽子之論出於後漢聖水可謂下議矣然五季之亂所

謂江海橫流之勢以微杜漸於誰善而可乎宋金志急欲

能

明宗路王之入汴洛皆因亂兵



得  
入  
中  
原  
歷  
位  
折  
筭  
如  
人  
無  
人  
之  
境  
思  
亂  
之  
人  
足  
不  
待  
此  
驍  
焉  
之  
士  
自  
不  
足  
以  
一  
年  
間  
同  
一  
堅  
冰  
尚  
何  
法  
制  
紀  
綱  
壞  
不  
壞  
之  
足  
論  
不  
莫  
於  
君  
不  
可  
變  
置  
其  
重  
於  
國  
不  
可  
廢  
折  
五  
季  
更  
以  
其  
莫  
然  
則  
其  
威  
以  
樞  
密  
使  
頭  
子  
易  
節  
度  
使  
如  
易  
成  
卒  
何  
足  
惜  
者  
比  
之  
安  
重  
海  
殺  
任  
園  
魏  
王  
繼  
安  
殺  
郭  
崇  
勳  
猶  
為  
不  
恭  
云  
耳  
且  
謂  
威  
是  
時  
未  
有  
無  
君  
之  
心  
無  
乃  
於  
推  
見  
之  
說  
有  
不  
足  
歎

郭威至大梁必欲特賞之曰籌之出於廟堂其禮資於藩鎮臣安敢獨有其功請編賞之於是朝廷執政大臣諸道節度使並加恩

郭威此舉推為道不愛官物以賞士卒之意而廣之者也

蓋不待他日即位璽寶而已收中外之心矣後唐  
主先得而後珣賂周太祖先賂而後取國故易姓之日  
外帖然雖五季習亂亦處之有術也而歐陽子謂當是時威未有無君之心可乎

朝議以郭威鎮鄴都督諸將皆契丹也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逢吉曰以內制外也今反以外制內可乎帝卒從弘肇議以威為鄴都天子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皆歸威文書立皆皆應

宰相樞密使臨制四海權也都督留守節度使方隅之任也唐命宰相兼之節度使已命官之意然方隅也法宰相而為節度使帶平章



可也今郭威出鎮鄴都而身為樞密使又何義乎蘇逢吉雖非君子然亦內制外為順以外制內為非乃經國之論也國有異政則變風作故無二門則上下治故善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王代戰宰相而重樞密使是政出於二矣又命樞密使鎮臨別都是政出於二矣又詔河北甲兵錢穀但見郭威又書立皆稟應是政出於四矣廢君易國反覆如奕棋不亦且乎自是期年鞠其渡河宿衛莫禦公卿相繼出拜豈非以外制內之驗乎

大風拔木發屋帝召司天趙延又問以災祥之術對曰莫如修德帝又問如何為政延又請讀自觀政要而法之趙延又之言可亞於房山矣公常黃堂而

有先務隱而懼而思思而兩延又必有所對帝方驕侈何以筆真心大臣皆刀筆或入河以考其後當時之患惟此為大使帝知警戒而不動每大臣得賢才而各勝任則中原一百六州之地且為漢有周亦焉取之六風拔木非小變也成王當之則災為福隱帝當之則變存為亡天人之際夫豈遠乎

十一月朔日食

漢隱在位三年無歲不日食日亦暴之表乎曰備皇帝據中土雖無其德而有其位也夫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人必以位期之居其位而無其德者人亦必以德望之天人一也故雖昏庸之君垂亡之世天運固自若也是時太白晝

故本象也此歲日食君德虧



德欲銷平之亦必可免矣

世如孝子慈孫見父祖威怒懼而敬

三司使王章聚斂刻急舊尚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  
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雀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  
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雀陌

百姓輸稅足矣倉庫盈溢耗費無算愈有司之責也亦使百  
姓償焉歟既重矣然標曰雀鼠之耗一尚為有名王章乃使  
十倍而借謂之雀耗以課所入為之也十則曰十百則曰  
百十則曰千萬則曰萬其數以八十為百陌以實錢然  
入之於公出之於民計以八十尚為均一王章乃於出者  
特收其三謂之雀陌則非所以為均也雀耗已於是有一  
斛之稅又取其三則雀陌不已於是有一千之雀又

取其頭子考法曰作法於上辨將若何王章以此法國  
不支於一時信號為能然國之所以興而遂士身之者以  
貴而遂殺者乃自於此故言利之臣自以謂時不心  
而不知人之不多我也孔謙為莊宗刻剝而明宗諒之  
延朗為明宗括取而石祖謀之王章為漢氏括括而璧傳  
誅之方其用事得志豈不自謂不可一日而少哉其後  
至者未有不殺之以快眾憤收人心故知公議之不以為  
多也而眾歛者曾不知戒焉故嘗與禍福循環莫不以類  
而明且速者有七種曰粟斂曰酷刑曰好兵曰侈汰曰淫  
刑曰讒險曰害賢此皆由於不學不知前車之覆者也王  
章尤不喜文士而善之者乃璧倖小人非文士也是故皆

李林甫一夕屢從眠家人莫知其處



意辨以相稽籍。愛射而流其子孫。有不出於張九齡而  
出於楊國忠。此疑所不。由疑忌所不當忌之。我姦邪同  
軌也。亦可為後世之戒哉。

郭威至封丘。人情怙懼。太后泣曰。吾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  
也。

初李濤為宰相。請出楊郭郭威于外。鎮太后曰。勳善之臣。  
豈可輕聽人言而去之。至是威反。故太后悔不用濤言。及  
世宗謀相於張昭。昭亦舉此事。濤定見其形。以是觀之。  
恐皆不然。楊郭皆實也。郭威軍卒也。豈廟堂之器乎。濤  
直以其不守人望。欲出之。豈預知威之必代漢哉。使當  
時出二人。丁外而二蘇。工更在朝。亦安能遽賢於楊郭使

隱帝驕後。不生變。梓不用而禍亂。亦作。不然而郭威以  
郭所謂要害大鎮。正合。爾之初計。爾若防威。則變者豈不  
知大鎮之可以奪國。而權器使末。必能篡位耶。是故漢之  
亡不亡。自有所在。不係濤言之用不用也。

帝出戰。賊走。為追兵所殺。

晉厲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子。石不侵。嬖人胥童。夷陽五  
殺駒伯。苦成。叔濕。季戶。諸朝。俄而厲公為樂書所弑。此燕  
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士也。七殺公之外。嬖而燕  
伯。羅遂。出奔。衛獻公。戒孫文子。也。惠子。食皆。服而朝。日。野  
不。可。而射。過。人。圃。二子。必。以。之。公。以。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  
怒。殺。公。之。使。四。人。公。出。奔。齊。十。二。年。而。後。得。者。是。三。公。著  
以表  
外。結。遂。之。臣。於。厲。公。則。稱。國。義。於



若

獻則

為之非與夫

誠意者也臣而執還其

罪易見不待敗至君而况就見逐以無以求之乎故經輔

弼言家御與小臣謀之與賊八圖一事亦謂夫身而見我

至厲公是也事不成則失位而出本在無謂商是也事不

成則報之輕事成則怨之毒春利以謂書之以謂書之為善天為善者

漢隱不知前事之有此也其及不謂書之拜徐曰侍中此行不

師馮道帥百官謁見威威拜之道謂書之拜徐曰侍中此行不

王祥不拜司馬昭馮道不若郭威拜其情何如昭對王祥

代魏矣魏諸公欲拜之先細臣節也王祥長揖亦不為謝

首也若道者既嘗為賊置更至是成事已成道帥百官迎

之而受其拜外為不屈之魏而收恩之心彼見之者

皆曰太師降重不為侍中降禮如此而威固不責之曰是

輸誠於我者吾取其大而略其細可也其曰侍中此行不

易蓋意已相悉無可言者楚相勞苦而已然則道之情狀

見矣

劉銖首以市而救其家威謂公曰劉銖者吾家吾復屠

其家怨讎反復甫有極乎

劉銖之屠郭氏受命於李業非隱帝使然也郭威不報厚

矣其未得為直乎

楚王希廣為其兄希範所殺希廣臨刑猶誦佛書

違讓貪利以節先見信誦行財以邀君寵事幾之會至而

不能斷臣下之情變而不能察此固溺於佛說者之所為

山

師氏

公精藍之中東其徒以惑世取人財



則佳

夷父子君臣之際猶推舟於陸沒世

不行尋常資章用以過越窮千里而不售則亦迷謬顛倒

斂手就斃而已矣

郭威奏太后以高祖子試買承大統遣馮道詣徐州奉迎會契  
丹入寇太后敕威擊之威至瀘州將士忽大譟入曰天子源  
侍中自為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因擁威南行贊已  
至宋州矣威遺贊書云為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道辭行贊  
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今事危公何以為計  
道默然遂歸太后詰嚴贊為淮陰公以威監國百官上表勸  
進

郭威既入京師雖未復位天下知其必代漢矣馮道與通  
腹心已久宜謂之曰公恐衆情未孚者當謹奉劉氏若亟

欲自為何必區區徇節今日藉手而明日殺之則猶足

全宋主免其無罪而死之乃不命而行聞公以此是以

宋主免其無罪而死之乃不命而行聞公以此是以

宋主免其無罪而死之乃不命而行聞公以此是以

宋主免其無罪而死之乃不命而行聞公以此是以

宋主免其無罪而死之乃不命而行聞公以此是以

宋主免其無罪而死之乃不命而行聞公以此是以

宋主免其無罪而死之乃不命而行聞公以此是以

宋主免其無罪而死之乃不命而行聞公以此是以

宋主免其無罪而死之乃不命而行聞公以此是以

宋主免其無罪而死之乃不命而行聞公以此是以

宋主免其無罪而死之乃不命而行聞公以此是以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2009/5/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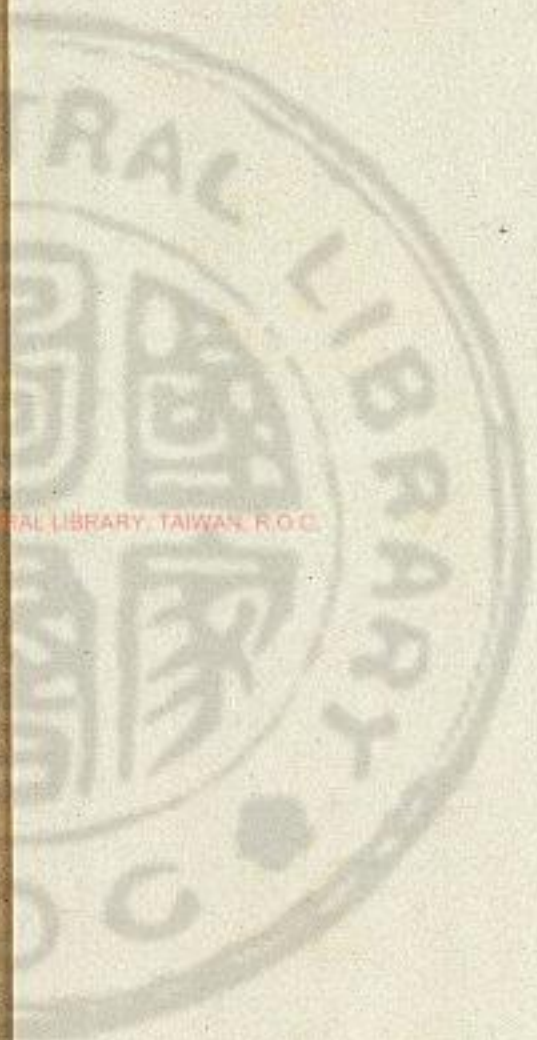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三十

太祖

後周紀

帝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用腹心處之乃命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留守天雄鎮軍如故仍以侍衛前赴鎮法制簡直者治世也其為繁密者亂世也唐末方鎮之兵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然則都指揮使者其卒伍之長也梁由宣武建國有在京馬步軍節度使郇都指揮使其更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則後唐明宗之制也謂之侍衛親軍則天子所自將也天子自為之將則都指揮使者乃其卒伍之都長也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史弘肇為之乃與宰相樞密使共執國政又於之置獄而朝廷大事決焉





自侍衛親軍之職益重而天子六軍諸將之兵日就廢缺  
朝廷無大將之任舉中外之兵皆屬侍衛司於是都指揮  
使既重且尊復有殿前都指揮使者亦掌親軍而不見其  
建置之始方其盛時稱爲三千扈周廬環京邑階級之維  
持伍籍之衆多士馬之雄強器服之鮮麗誠足以壯觀四  
方戢心八蠻及其久也軍政浸壞秦養虎庸可爲儀而不  
適用而其都長之名位猥衆遷資秩請俸祿而已矣國家  
顛危一無所賴焉雖政之舉息在人然因仍積累至於繁  
悉曲密本欲使之相制無敢生亂而亂之所生乃不在此  
唐太宗十六衛乃關內關外之民也三代王者六軍乃  
畿內井牧之什伍也天子親衛則虎賁之士而已武衛  
紂以戎車三百乘纜二萬一千人其親衛者

也成王崩太保命仲栢南宮毛俾於齊侯呂伋以二千戈  
虎賁百人迎子釗而入立之虎賁之數無所增可知矣其  
陳儀器行即位之禮也執戈劉鉞殘瞿銳立于門墜垂堂  
者十人焉莫嚴乎受終莫重乎正始而兵之用止於如此  
于以見先王制兵簡而備直而盡資之以輔治而不恃之  
以圖存與後世異也遠矣然則親軍殿前指揮使都指揮  
使紛紛然其數乃五季之亂制自漢唐猶不爾况三代乎必  
欲考古而命官分職豈無統一之要乎

帝采出漢宮寶器碎之曰爲帝王安用是漢隱日與嬖寵嬉  
戲珍玩不離側宜以爲監自今珍玩之物毋得入宮

召公曰不貴異物則民乃足明王受遠邇所獻者惟服食  
器用而已夫異物多出於四夷及深山大川幽險絕迹之



處上有好焉必貴而貴之則其價有不可量數者較之文帝所惜中人十家之產豈止於倍蓰千萬而已耶石敬瑭歲輸契丹金帛三十萬可謂多矣設有未名之寶希世之珍千里之馬傾國之色繼踵而至安知一物不直一歲之輸此錢非降于天出于地皆民之膏血耳於是經常之外加以橫斂責以羨餘暴人貪夫以鞭笞校鈇行乎百姓則聚於上民怨於下而危亡隨之故成湯所以不殖貨利而庚所以不肩好貨中庸所以賤貨而貴德也郭太祖起於卒伍非知古訓者幾墮于漢隱偶合帝王之盛節其識過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爲上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餘無稱焉夫碎寶玉器禁珍玩物人君之所難是以

出之

王彥超奏乞徐州假軍延一夫等

初劉贊被徵使部將牙直軍延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延美聞贊不得立奉贊妃據州拒守俟河東援兵至遣王彥超帥徐州以除刺史詔二人二人不下乃攻滅之而殺之歐陽氏嘉二人爲贊守孤城却其不齊而以死爲重又疑其死狀不明故不得列於死節之士愚竊罪二人者當贊未遇害時爲贊固守是爲不負其託以死繼之可也贊既見殺又無子而二人猶閉城將何爲哉然比之見利而趨者則賢矣

初帝討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帝數以微言諷之穀但言人臣當盡節帝以是賢之故即位首用爲相孟子論商周之際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



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  
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然則國之亡與未  
亡亦遺俗流風是賴矣秦之爲秦民不見德惟刑戮是聞  
其亡也有怨而無由漢之爲漢民到于今稱之地曰漢地  
人曰漢人匈奴沙陀猶假其號以立國甚哉五代之相承  
宜前主之偏裨也所以然者唐藩鎮篡奪之習也始以諸  
侯叛天子少也偏裨篡主帥陵夷至于唐晉漢周昨日爲  
臣今日易位故家善政漫無所傳而惡俗亂風漸漬而日  
遠其源則始於肅代如息藩鎮即軍中擇所欲者授之其  
弊遂至於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周太祖初以一卒隸  
劉知遠麾下以至於爲樞密使及事幼君得兵柄即有異  
志知李穀有智謀可與議也遂示以微指蓋見李嗣源石

敬瑄劉知遠取之之易以爲常事耳而歐陽氏乃謂方太  
祖之討河中未有無君之心亦味於見幾者矣仲尼書天  
王侯來錫公命殺梁氏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  
正也諸侯無王而天王自屈加以寵數是教人臣以不臣  
之利也春秋爲尊君而作履霜堅冰畏末流滅天理之若  
此也唐肅代即軍中擇所欲者而命之帥所謂來錫命也  
聖人垂訓遠矣其可忽哉

唐伐楚王希崇遣拓跋恒奉牋請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  
爲小兒送降狀

拓跋恒陳少長之序知禍亂之原言既不用杜門不出蓋  
賢者也送降文之行其不得已耶則不聞希崇抑而使之  
其不以爲耻耶則向者杜門何意哉人莫易於露其才莫



難於晦其用意者恒雖稱疾未嘗去官至是不能自免乎  
夫馬氏兄弟傳國武穆之命也然當以次立希聲乃越其  
兄希廣又越其兄希宗又篡其兄皆恒所目擊使其見微  
則當希聲殺高郁之時或當希範謝丁思觀之際退而耕  
於野則無辱矣

秦寧節度使慕容彦超潛結北漢又求援於唐反跡皆顯奏  
請入朝帝即許之復辭不至

彦超嘗嘗世嘗有死罪劉知遠力請得免及隱帝末彦超  
鎮秦寧聞勤王之詔方食投箸而走難此以死報恩之時  
也乃不能力戰一敗而亡漢既臣服于周又欲叛之卒以  
亡滅貪吝凶狡無足言者然致其如此則周太祖之過也  
周太祖待彦超甚厚彦超內懼而反乃曰太祖之過何也

臨天下之大聖嘗一轉機利導諛又無是非之心矣斯臣也  
當周太祖時以拜孔子爲不可則當石高祖時必以拜契  
丹爲可者是故天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  
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則淺俗之論  
易入理義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繫於此然則學乎  
學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救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  
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容訴

所貴乎治世者上下之分嚴而民志定也以達情之故撤  
去階級使百姓陵父母之官蔑刺史之權自赴于天子此  
所謂以善爲之而召亂之道也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皆  
得自赴于天子是天子以一人之聰明而盡千百州縣之



職元首叢脞而庶事隨廢矣然則柰何曰擇官師簡法令  
輕徭賦抑姦猾則民之有冤無告者寡矣故自古善為治  
者必禁越訴夫越訴者敢於陵犯不顧階級非豪宗強姓  
則侮文狡吏相為表裏善於文致欺惑朝聽者也其力能  
自達於朝廷使變移是非顛倒獄訟必如其志則非善民  
貧平敬畏三尺者之所能也百姓得訴長吏而去之則守  
令得訴按察使而廢之藩鎮得訴宰相而黜之上浸不已  
於是存訴人主於蠻夷如楊光遠者矣然而越訴之門竟  
莫肯閉是何也宰相不擇守令按察使使肆於民上以供  
吾征求則以越訴悅百姓之心曰吾嘗通幽隱下酌民言  
彼百姓之有冤無告者皆得聞于吾君之聽而不恤其亂  
名死分無所顧忌之為大害也故以越訴為是則令甲不

當禁以為非則赦令不當許許之非也禁之是也惟官得  
其人法令易守去民之所病者豈惟越訴自息等第之訴  
亦可無矣周太祖之令必親見其害而思過半矣

救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一計田丁墾稅取一皮餘  
聽民自用及盡賣惟禁賣於敵國先是兵興以來禁民私賣  
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昭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墾晉天福  
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  
帝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

牛皮一物也五代中法五變每變害貧至於為民大害然  
後李穀建議周祖董之雖輸官無直與初制異而得自賣  
買又計田而取十頃稅一皮則此之初制為輕亦可行矣  
夫農民之家未有殺牛者而愛其牛與愛其子等則有之



矣不幸而牛死如喪其子第一是然稼穡之類將不給而鹵莽是念飢寒長憂所宜務恤乃且使之輸角革筋于公府吏胥旁緣取求艱阻於其一皮之直為錢纒數千而所費乃相倍蓰農民何以堪此寧瘵瘵之隱隱之則又有鄰保舉發私藏之罪其罰尤重不幸而牛疫遂至於破家而絕產矣農以食為天以牛為力而畜牛之害乃如此嗟夫且禁殺牛者為其妨農務也故其法或至於死命士市肉一斤徒二年雖情罪不侔猶足見勸農之篤矣殺牛之禁既如此私藏角革筋之禁又如此食牛肉之禁又如此而郡縣調斂乃有常數非時征率復無準則動以百千萬計郡下之邑邑下之保伍苟非殺牛何以得之立法不禁而始終本末不相坐毒遍於畝畝聞者孰甚於此哉輸官給

直遠矣難行李穀之言猶慮其綱目之疎也使有田三頃歲納一皮亦未為民病也

鎮寧節度使榮叢求入朝樞密使王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會峻在河上榮復以請帝乃許之峻聞亟歸固求鎮藩命兼平盧節度使

君無子有子而不賢皆大臣之憂也有賢子矣將四海是賴任國事者其何願如之史稱王峻以天下為己任天下之任執重於君有賢子君而有賢子則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此伊尹周公所以安商周之房孔明所以定劉漢者也今峻乃忌晉王之英欲隔其王路以身之去留爭之則何意哉峻本樂童通事五代貴無解台致身宰輔無足責者表而出之以為為大臣而惡公主之子如梁冀



李林用之徒之戒耳

王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顏術陳觀代范質李穀為相帝曰不可倉卒朕思之峻力論列譖浸不遵帝見馮道等泣曰七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無君如此誰能堪之貶商州司馬未幾而卒

周太祖初即位峻為樞密使帝以蘇逢吉之弟賜之諡曰是逢吉所以族李穀者也辭而不處嗚呼能持此心而不變豈有商州之責乎宰相薦人為宰相才可謂失顧顏陳慶望不聞於當時吾以私好代所私惡又取必於君君從則喜不從則懟此安重誨所以殺身者而峻不知監焉豈有見於逢吉之近而無見於重誨之遠耶峻在梁時已非幼穉望誨之事蓋目擊者而不以為監何也世辭宅之時

祿位太盛而恭對不遜一時志意已滿故也雖然峻不歌重氣辱責若去而以為為宰相而以私好惡為公賞罰德之二必從之如元武楊公之徒之戒耳

王峻弟度使王徽恃功專橫留官宮城巡檢每出入從者數百人時帝體不安衆心忌之帝下詔誣報以謀反殺之

三殷王峻侍太祖初起其功相得峻悖慢甚而免誅殺被讒忌而見殺太祖之用刑頗公定稱殺事母孝母所不可未嘗敢行及為刺史政事有失母責之殺即取杖授婢僕自言於母前母亡晉高祖奪其喪毀之辭此雖士大夫有不能者而殷本軍卒也而能之外可謂賢矣事母以愛事君以敬其心一也能敬畏其母而不能敬畏其君不善推其心也意氣威武重施於家庭而爵位形勢易犯於名分



不思故也漢明帝建期門羽林之士皆使從學授以孝經其屬遠矣

帝戒晉王曰昔古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勿置於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古人葬埋之意謂死者無終極而家國有廢興故藏之深封之固不事外飾為無窮之計雖然二帝三王之制不可見矣其可見而推之者有仲尼之言仲尼既得合葬其母於父曰古者墓而下棺今丘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墓高北城墳謂積土而封之先儒曰封之者周制也然則自地以上皆土不封則雖封之其制

庫一非如後世以崇高廣夫為勝也禮有以大為貴者丘封與焉亦謂自庶人至於天子則天子之封為大此尊卑之殺也故周官冢人以爵等為丘封之度然考之禮則封土之狀有若堂者有若防者有若斧者有若覆屋者有孔子之墳如斧釋者曰馬墳封也先儒云馬墳封三斬板板廣二尺長六尺斬者斷其縮也三斷止之旁殺蓋高四尺曰季子葬其子揜墳其高四尺可隱先儒云隱據也平立而手據亦高四尺耳以是攷之孔子之葬其母孔門之葬其師季子之葬其子其封不過四尺周尺之詳自鄭氏不聞然古說皆謂短於後世所用在七八寸之間是則四尺者未登後世三尺可謂庫矣姑是以思於平壤而已丘者王公之墳名也封者諸臣墳名也以馬鼠四尺之制等而上之



至於天子不能踰九尺亦可謂厚矣姑足以別於臣庶而已漢懲秦弊然高祖長陵高九丈其制於律者刻後高四丈視秦則為約視古不亦素乎東漢監之原陵六丈曹太宗因之以葬高祖然而丘高六丈倍古猶五倍有餘故白虎通有二仞之說仍八尺也二仞纔一丈有四尺苟約以周尺則一丈八尺前却間耳亦庶乎其幾於禮意矣先武曰古帝王之葬用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不使後人知其處故作壽陵不為山陵此欲令流水與血灑同故厚葬而自敗者曰政是也制為薄葬而亦敗者其子敗之唐太宗是也薄葬而無禍者已既遠見子克遵承漢文是也葬而不知其處誠善矣然貴為天子孰有不行先武所謂古帝王之事乎劉向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壟皆小無所考證聖

人立制莫非中道可以思法其平日儉素之德信於天下必不使盜賊妄意地中之藏雖高大其丘亦無後患况不為乎後世人主奉身奢大雖能儉葬人猶疑之乃高為山陵厚為齋送送官宦徒百一山遊衣冠幽器殯宦備以官司屯以卒伍與乎居無異者足塞金珠埋貝玉而標示其所也其愚豈不甚乎然臣以是為忠子以是為孝至於發掘暴露甚則傷辱無所不至又豈所以為忠孝哉不封不樹太古而不可式盡力於地上又無益於死者然則奈何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封之足以識又遠此中道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其制有差而皆以儉為本可也周太祖鑿溫谿之窟下薄葬之令其賢遠矣而史不載高陵豐約之詳以見其宗祧考之實惜哉



世宗

後周紀

北漢主合契丹大舉入寇上欲自禦之羣臣皆諫帝曰劉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有吞天下之志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道曰未嘗陛下能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破劉崇如山豎耳道曰未嘗陛下能為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

人臣事君於其善而沮之必於其惡而逢之馮道歷事十主七姓四代未嘗直言正諫備於世宗河東之行沮之甚力若以兒子畜之者此何意也且更第父慮患深恐其君輕以取敗耶抑謂周室新造嗣君初立人心未固未可用以征伐耶或見劉崇志銳重以契丹難與為敵耶將以兩語激世宗之心使勇於親行耶不然世宗英武之女皆非

李亞子石敬瑭劉知遠所能及幸其果敢奮發所當為也替襄乃待以大言蓋之不識事理可否之所舉何意也且兵法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被其宗溢王奪出帝深隱帝晚歲末路皆坐而受攻是以為人所奪若世宗不出事誠未可知則周室之盛敗存亡道亦何嘗介於心哉去一君事一君迎降勸進而已矣此則道所謂歷代成規自能謹守者也前九君未有知其姦者惟世宗能審於義理納王溥之說而不用道言一戰勝崇遂定矣夫觀言能斷是非人君之要哉

帝與北漢主戰於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等之姦先道既聞周師大捷復還帝欲誅之以肅軍政猶豫未決訪於張永德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望重元廷死亦寔責帝無善即收愛



能等七十餘人真而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並  
息之政矣

事有當行而衆心未可知固宜咨訪以觀其意向不致或  
反以致害世宗欲斬樊愛能等是也若訪將旨謂不可而  
將徐有所處亦不遽行張永德所對既合帝意則唱有  
動有應所以驟變而無咎也歐陽氏有言勝者所用敗者  
之奔五代之將與兵視易人主如更戍卒小不副所欲則  
又改圖蓋始資其力以得之又寵賴之恩竭悞  
控固常勢也世宗一加裁制於俄頃之間革去  
政曾不以為難故董仲舒曰事在強弱而已使  
聲而心轉聽焉聲而肉掉當以衆人冠則事  
及樊愛能復以刑戮未而賞安比焉

太師中書令文憲文獻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清儉寬  
人善大測其善性滑流多智浮沉取容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  
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嘗著長樂老翁自述其朝榮  
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氏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予讀  
馮道長樂老翁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廢車者矣天下  
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司馬氏曰范質稱馮道厚德偉量雖朝代遷質人無間言臣  
以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  
則首諸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莫為君  
臣國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  
庸足稱乎



馮瀛王之爲人歐陽司馬論之盡矣而臨川王氏稱其知道眉山蘇氏稱其盛德與歐陽司馬所斷大異不可不辨也所謂道者者有其實越乎日用之外即父而慈即子而孝即君而仁即臣而忠斯是矣君臣父子各失其宜而道云道云此莊周瞿曇之所言非堯舜仲尼之所行也以行與言一以迹與心判談高語微而爲申商之事稱王說帝而修兵財之政王氏之學蓋如此宜其有取於馮公之不以興亡屑意而以爲知道也君者百姓之首也故曰衆非元后何戴民者君之體也故曰后非衆罔與守是堯舜舜命禹皆以此言而元后爲先孔子作春秋將而見獲必書師敗績衆與大夫敵也君將不言帥師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然則堯舜之君皆以君爲重衆次之大夫

與衆敵乃經世之大常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意乃異此者以時君糜爛其民無愛養之心也故推原邦本而言之曰民爲貴得其民然後能守其國也堯舜孔子正名定分以法萬世故推原作民父母而先元后有元后然後天下定于一也此所謂言非一端各有攸當者也五代之亂至於夷狄制諸夏德光居京師人理盡矣人而無君臣之義父子之規則夷狄禽獸耳方是時當以君爲重乎當以民爲貴乎德光見中原殘壞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此何以救之道曰雖佛再生亦不能救惟陛下可耳人皆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蘇氏取道以此蘇氏嘗學春秋而昧乎君重於師之義區區立論爲道解紛亦可見其不知王道之權衡矣後世僭偽之臣



妄下赦令有忍死爲民之語其冀爲之唱誘以謂能全都  
城百姓之命不足深罪此所謂反理詭道恣爲暴行而無  
忌憚蓋有啓之者矣夫百姓食君之士受君之德父子祖  
孫免於虐政虐世之苦豈可一日忘其所自而乃君亡不  
憤國破不耻推戴他人忍而安之人理至此則雖空天下  
而無人舉生齒而盡死亦何預僭僞者事而敢攫取免於  
夷滅之幸以爲己功孟子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此類  
是也而以盛德許之不亦悖哉蘇氏曰士不幸立乎暴君  
驕將之間弃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  
瀆何異以此明道爲不得已而方諸晏子處莊公之弑不  
亡不死道實如之蓋了不相侔也亂邦不居非君不事聖  
人之訓爲道者寧食薇蕨友麋鹿足以爲潔身之賢自經

溝瀆豈異之謂哉凡此皆近似而非之論也司馬氏又載  
沽質稱道厚德偉量雖朝代遷貿而人無間言夫人無間  
言在五季則何足以是譽道無乃資以自謂欲蓋而彰乎  
宿衛之士累朝姑息不敢簡院羸老者多遇勸不降則死帝  
知其弊請得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  
士一柰何後民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  
勸乃大簡諸軍升其精銳片其羸老

五代之害多刻於民而紆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  
既得柄制輕重之權又簡汰羸老簡外統銳且曰兵務精  
不務多百農夫不能養一甲士柰何後民膏澤養無用之  
物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聖人復起不易此言矣非其留  
心邦本嘗熟計之安知一甲士費百農夫之養也推農之



所養而較其病與不病可得言矣兵也吏也異端之徒也  
遊手之人也皆仰食於農者也然則農之家一而食焉者  
幾人數欲農之富以肥其父母妻子瞻其昏娶送死養生  
及其厥姻族而無憾難矣農而窮也欲邦基之固難矣  
邦基不固欲大寶之安難矣以仁守位則所損益可知也  
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欠抵死詔自今  
糾給耗一斗

受稅而取耗雖非良法誠以給用猶不使民徒費今觀世  
宗之言則知晉漢間取雀鼠耗及省耗未嘗必耗用直多  
取以實倉稟耳比及輸運其當給耗反不與之而或責之  
綱吏或還使所出州縣知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紀誰  
實任之以法令公議曰與世宗之心豈為國撫民之道

也不寧惟是凡輸錢者亦輸運之之直陸曰步費水曰舟  
費又有貫朽之費錢非農民所有既苦之輸矣而重苦之  
欲農之無怨而不窮也難矣不宜取而取者省耗糜費  
是也當與而未嘗與者漕運斗耗是也世宗既與之善矣  
省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耶明宗潞王時可謂  
窘闕猶放逋租數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  
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錄除官之日署舉者姓名若貪  
穢敗官連坐

保任天下之至難也自仲尼大聖猶曰與其潔也不保其  
往也其於宰予猶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夫惟  
精金百鍊而不變良玉烈火而不燼中人以上千萬人無  
一二焉中人固不易得矣中人以下滔滔是也迫禍難處



困窮臨勢利休交黨此改行易守之會也中人以下則見  
草而悅耳中人者一出焉一入焉忍與不忍敢與不敢相  
權於中未至於甚忍而不敢之心勝休迫甚矣不忍而敢  
之心決此人生之大常物情之必至又况財貨賕賂中人  
以下必不能無欲而百官庶品中人以下十居八九今使  
兩省官薦堪今錄之人而任其無貪墨之行天下之至難  
也誠知其人今不為是安知其它日之不渝也勉任之乎  
則不實必任之乎則難保雖立連坐之法可以信其已然  
而不能責其未然故連坐之法似美而實弊似美故其初  
可行實弊故其終廢格若曰吾姑嚴為之防耳則燕人規  
之其弊益甚然則奈何曰知人堯舜猶難之何謂并兩省  
之敢必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拔真賢以為輔相則有成

之具得人方如儲木於山育魚於淵惟吾所取此非  
日之功也立法保任苟給目前策之下者也

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又自唐晉以來吳  
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  
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親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為  
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  
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失之也莫不由君暗臣邪今欲取之  
莫若反其所為而已

世宗自謂未知治要而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  
開邊策此固已得其要矣王朴所陳者策也其論及諸臣  
所對皆不傳惜哉或亦無足補故耶為君難為臣不易非  
孔子之言也自堯舜以來傳之美昏君亂臣皆以易為之



若也如知其難君不至於昏臣不至於亂故以易為之則  
有忽慢之事以難為之則有克艱之道其目固多詩書備  
矣孔子特舉其綱耳王朴所謂反其所為者撥亂之要術  
也大康父也少康宜述焉厲王父也宣王宜述焉武帝考  
也昭帝宜承焉德宗祖也憲宗宜念焉而皆不然者亂不  
可冀也襲亂則宗廟社稷且不可保何孝之有故夫不能  
者雖人有賢否治有精粗皆以撥亂而反之正也有撥亂  
之意必用撥亂之臣君臣協謀猶反手然其成效近驗於  
世宗見之不可誣已惟不能為則事在目前猶或不信况  
前古耶

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  
俟祖父母父母之命禁捨身鬻手足者燒指之類勿惑流俗  
若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三萬九千四百餘僧三萬三千三百三  
一六元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寺皆宜廢不為有敕額一四口不廢僧皆宜廢不為有專長  
之命而可去髮殘身爛指之類固惑流俗比之無父無君  
則甚薄淺矣與其禁之無亦擇其重者去焉我柯何者務  
本乎是時見僧四萬餘口四分之一為癯疥猶有三萬餘  
歸之南亩則力農也拘之尺籍則健卒也知百農不能贖  
一兵而此僧尼合六萬人凡仰食幾農夫矣豈世宗未之  
思耶

帝以縣官又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及佛像錢益少  
始上監采銅鑄錢自并縣官法物重者及寺觀鑿錢鐸之  
類聽留自餘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隱匿及



五斤者死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者何謂佛耶善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亦捨以布施若朕身可為法亦非所惜也  
司馬氏曰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

今之而行禁之而止惟為人法者能若世宗發禁銷錢而毀銅像其也銅像人之所畏尚且毀之錢之不可銷也必矣韓愈拜京兆尹神策六軍不敢犯云曰是尚欲除佛者亦猶是也銷錢為器其利十倍錢所以權百貨平低昂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雖然銷而為器錢雖毀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車轉入於它國歸於蠻夷其害豈特為器而已而不聞世宗禁之則不以貨泉留遠方之寶可知已錢之散也以貨遠方之

寶故也上好之下效之於是關防不嚴法制墮壞直錢日少偽錢日多以不貴之價廢有限之錢雖萬物為銅陰陽為炭亦且不給區區器像又何濟乎故惟至廉無欲然後可蓄生人之共寶而又關防嚴密法制具在鼓鑄不廢則中國之錢不可流於地上矣雖然世宗所處有未盡者寺觀鐘磬鈸鐃之類不必存也此屬夷之樂耳夷人吉凶皆奏之若中國者言事何用鈸鐃凶事安用夷樂若其自用則佛固外死生雖世俗亦無事於此直毀之可也世宗曰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此乃高明辯達以實破空之正術非誠欲割截身體如佛之幻說也而司馬氏以仁許之曰不愛其身而愛民世固亦有自愛其身而不愛萬民者不可謂仁矣今以愛民之故



而不愛其身亦安得爲仁仁者愛己以及人愛人以及物  
推其所爲若天斯昭昭之多而無窮也不愛其身而愛民  
則仁何所本仁無所本是猶萬物始生而不資於乾坤之  
元倒行而逆施之則冬雷夏霜蟄虫不伏草木盡死而已  
矣

樞密使鄭仁誨卒上臨其喪近臣奏歲道非便上曰君臣義  
重何日時之拘往哭盡哀

自唐初五代之末不惑於陰陽小數者惟唐太宗德宗周  
世宗於君臣死生之際卓然自斷然德宗有始無卒而世  
宗真國不久不知其晚節之變否也惑於小數者必暗於  
大理歲道非便者小數也君臣義重者大理也世事是非  
對代無不如是觀所從違則人之志業本末不可逃矣

帝親征唐王兵屢敗懼亡遣其臣李德明奉表稱臣請平上  
責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與朕止隔一水未嘗  
遣一介修好而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德明戰栗  
不敢言

世宗那室人承國於先君比之漢晉唐梁最爲近正其墳  
然欲削平天下蓋念亂甚而望道切真中原之主可以自  
事者也李璟困而後懼執志未一世宗以捨華事夷稱斷  
其罪唐之君臣無以自白所謂大哉王言矣韓子曰夷而  
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孟子曰吾聞  
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幽谷也南唐欲  
圖中原而泛海結契丹爲援又爲李守貞慕容彥超二叛  
出師謀國如此欲久存得乎



唐主使李德明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六州之地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上不許德明歸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宋齊立以爲無益陳覺李徵古諧德明言其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之異代割據非我之叛臣也然拒境不通則當討伐以行一統之義割地降號則當撫接以收四國之心李德明請其主輸江北于周乃所以存國非賣國也宋齊立以割地爲無益直大言耳豈有善後之策乎事有名同而實異者若朱异受侯景金帛建德諸將受王世充金是謂賣國若六國割地以予秦石晉割地以予契丹是謂無益

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行逢矯前人之弊凡馬氏橫賦貪吏悉去之有徐仲雅馬氏天策府學士也自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置有爲節度判官仲雅辭疾行逢固召之面授文牒終不受

周行逢雖酷卒然其爲政有足稱者徐仲雅自以楚臣見其兄弟爭國廢殺相尋奔官而去則當行逢改統重府又蒙禮聘豈不可出身相佐以靖一方乃能守節尚志終不肯屈求之五代諸國蓋鮮其或矣可不謂賢乎馮道貴爲上公疏封王醫廢事五代之君朝同夕異其有愧於仲雅豈可數量哉

帝徵華山隱士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遺還山語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知人實難陳搏之蘊非世所可知也知其爲隱者方士而已飛升黃白之問不亦陋乎搏以治天下對已發其端而世宗不能訪以治道此亦何異漢武見蓬萊對面而不識



也。鍾然搏有雄志傑士，而非儒者之途。民其自爲者，既與  
呂洞賓之徒，抗期於汗漫之遊。人之聞之，亦謂其有神仙  
之術而已。此所以來，飛升黃白之問也。衆數之學，至邵康  
節而大備。康節待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而伯  
長得之於希夷者也。君子表康節所傳，自伯長而下而不  
稱希夷，則以穆李皆儒者故也。自伯長而下，第曰推其源  
流，遂有端緒而已。博究極象數之經，入然而不得與儒者  
同流，寧書於律，正而不若如此。

光祿卿致仕柴守禮，特善於權。帝既爲太祖嗣，無人敢言守  
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帝知而  
不問。

出帝稱所生爲皇伯歐陽公，不名曰人。世宗稱親父爲元  
舅。歐陽公謂之合義，一曰戾。世宗知其姓出於柴氏，而  
守禮又亡，則無責矣。其父固在，乃以元舅處之，果何義也。  
然則宜奈何爲耶？太祖立後，於以大國如殺之，視周之宋  
得用天子禮樂，以不忘撫愛高貴之恩已。則復姓曰柴，尊  
守禮爲太上皇，立柴氏宗廟，以別生分類，正本始以示天  
下，則其道並行而不相悖矣。歐陽公以守禮殺人，世宗不  
問，爲寧受原法之過，以伸父子之道。夫旣以元舅處之，何  
名爲父子？且曰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殺其父，則  
滅天性，孰爲重？夫事固皆當權輕重而執其中，然非可以  
殺父而論之也。故守禮發明父道之重，至歐天下爲微徒  
此乃與權者矣。

以王祚爲潁州團練使，祚溥之父也。溥爲宰相，祚有賓客溥



崇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拜曰純大不足為起  
莫尊於父王祿不以其子為宰相之故而使侍立於客前  
父坐子立禮之正也然莫貴於宰相非百官所當坐而視  
其立者也雖伸父子之分於家庭而朝廷之禮乃由此而  
替然則宜奈何父所客者朋友也等輩也而其子不在招  
位也則如祿所行可也其稱子為純大者亦非也曹孟德  
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真純大耳此以詆訕  
它人已非長者之言豈有目其子為畜牲者乎不惟賤其  
子適自辱其身而累於用之蓋未之思也  
攻楚州四旬不下帝自督諸將乃克之所部千餘人至死無  
一人降者

王溥王朴二三大臣所當濟其不及而泯其過也太平之  
功非一日所能就而世宗意在遠感武威雖暢而德信  
未洽以楚州小城力闢而不肯下至於甘心盡死亦異於  
雲霓之望時雨之師矣故圖大業者無成不若有成而速  
成不若美成也

唐王舉國內附江北悉平

韓熙載之江南李穀送別各言所志穀之言酬而熙載之言不應熙載文士一時高論文士之常豈李穀沈毅有器  
略之比哉是則然矣而自五朝至五代都江南者終不能  
比取中原豈皆文士無用耶曰天下形便有常勢而經營  
大業者有常理漢高祖光武唐太宗皆撫風沐雨惡衣菲  
食躬履甲冑跋履山川其勤既如彼知人善任修政愛民



今問日影衆情歸戴其德又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皆不  
越五六年而成帝業若五朝五代之江南苟幸無事則已  
矣其間有好大喜功超河踐華者曾不旋踵又已失之此  
無他諸葛武侯所謂欲以不危而定之故也已則安坐享  
帝王之奉而使將士冒白刃關境土亦以異乎漢唐創業  
者其不得也且矣或謂江南之人柔脆不可用於北方則  
不然項籍八千子弟橫行天下乃吳中人也李陵步卒三  
千力扼虎射命中當單于數十萬乃荆楚人也宋高祖西  
取秦東取燕所向亡皆江南人也

唐宋齊仁多樹朋黨尊周朝權陳覺李衛古爭附之覺嘗奉  
神于周遠矯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  
當為我斬之唐主乃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

大驚曰朕豈教人殺忠臣乎唐主欲誅齊立等復稟於帝帝  
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

敵國謀臣我所惡也蓋有設間用計而去之者矣或有因  
其自相疑忌而幸之者矣夫間明揚忠直喻使勿殺如出  
宗之於嚴續者用心如此天下有不服乎晉楚子納孔寧  
儀行父于陳孔子罪之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  
產對曰若寡君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繇鄰  
也何國之為辭安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吾所當  
預故也契丹立石晉諭之曰桑維翰劉知遠趙瑩非有人  
故不可弃也維翰有功於汝宜以為相久之維翰外為揚  
光遠所劾內為劉處諱所排先解權機繼離室路亦不聞  
契丹之來責也惟陰圖其國則腹心之任必有所寄使為



彼內主惟我所欲故衛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往仕焉乃往得仕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衛侯滅邢又有其者楚相許德勳語唐人曰今勿以吾介意俟衆駒爭阜棧乃可圖耳韓非爲秦書謀而首欲覆其宗國若非李斯忌之非下獄死則豈不亟亡矣周世宗欲平江南者以兵家詭謀論之遣禮至可也結許德勳以待事會可也委桑維翰勿聽其變器可也納孔寧儀行父使再敗壞之可也乃能博信明義伸嚴遠之被護而於齊自死生無所可否素學黃老而誓合古禮之法雖曰未學君子必謂之學矣

淮南饑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安有子例賑而父不爲之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稱貸所以惠民亦必病之患者紆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徭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無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詭貸而徭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約予爲術聚斂之臣以頭會箕歛爲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澇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錄民戶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如此而況貸於公者其責償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斥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土著之政也五代十二君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爲最漕運給耗慮陪輸也保任令錄防貪穢也冬役春罷恐妨農也毀寺禁度僧減盡弊也立兩稅限知早徵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治有方也均定田



租使富不掩貧也併鄉村置團耆經公阜侵魚也罷課戶  
俸戶省官方私擾也稱貸不責償庶下沾實惠也蓋自唐  
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特百年而後世  
宗有君人之德行不忍人之政蓋嘗因與將相食曰連日  
大寒朕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惟當親冒矢石為百  
姓除害差可自安耳又命刻木為耕夫織婦置廷中其留  
心邦本如此宜其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四海賓服也故  
嘗試論之莫善於君所言必應所欲必得據無所不可之  
勢而不知其有可為不可焉則以不可為可卒意而行之  
故可以崇飲沈酣淫晝夜可以冒女好色婦言是用可  
以淫于原獸十旬涕返可以殉貨愛寶器致無敵可以廣  
土貪地蘇爨百姓可以峻法嚴刑斬天下可以窮極土

亦千門萬戶可以萬人上人執樂歌舞可以移山轉海不  
役不息可以害真憎忠割心扶舌名之妖言陷諸鈞黨可  
以克姦謀安宗長信使引甘黨類傳其子孫行之一無  
不如志此人君之勢也雖然所樂不異殃禍已及其勢而  
為之矣天不與故也有不為是知戒慎矣而猶不免焉若  
此無因而然哉人君之職在養民立之公卿大夫師長下  
至賤官小吏軍師旅伍莫非為民非有他也不好以民為  
本務於是有右妃之族子弟之國宗廟之里權臣之臣之勳  
勞之將官賢之家胥吏之人賤籍之兵伶夜之徒釋老之  
聚給使之役工商之衆游手之類皆仰食於其辰如勸授經  
艾相尋乎地上取之不已又陵藉而困苦之而養民之職  
曠闕損矣養民之職廢而殘民之事行則愛民之報不施



而失民之禍必至此三代所以享國久長後世豈能及者  
也昔者孔門高第惟顏子一人見於論語者有兩問一問  
爲仁二問爲邦聖人之答之也異乎與諸子言者其言爲  
仁則指示天下歸仁之全其言爲邦則兼舉虞夏商周之  
事是顏子於舜禹湯武若是班矣而其本則在於仁而已  
舜而不仁不能相禹禹而不仁不能相益湯而不仁必不  
能學于伊尹而後臣之武王不仁必不能任周公以伐紂  
與周之重也一德立則百善從之於是后爲元后臣爲元  
臣而天地覆載之功全矣揚子曰學之爲王者事者也故  
爲士者求仁得仁而已爲君者止於仁而已相吾君者務  
引之當道志於仁而已雖然聖學無傳焉如其有傳則傳  
之者其心必仁存諸心者仁則形諸事者義仁人衆多道  
在人上所行皆仁義也天下其有不治乎人而不仁皆在  
人上所行皆不仁不義也天下其有不亂乎是故憂世之  
君子不患道之不行而患學之不傳不患士之不能力行  
而患其無所知識所知識而傳之孰急於仁矣承蜩覆杯  
操舟斲輪之賤猶有進乎技疑於神之妙絕聖弃智滅倫  
反理之教猶有盡精微離文字之旨而於孔孟所得則徒  
費之以誦記華之以詞藻分之以章句析之以偏旁斷之  
以粗迹而不知其有堅可鑽有高可仰有幾可研有深可  
鉤有蹟可採有隱可索有原可取有安可居也是舉世挾  
策讀書而貿貿然如擲埴而瞽步不仁之禍方諸洪水猶  
加烈焉故人不可以不學心不可以不仁求仁而得仁自  
天子至於庶人其爲先務一也是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孟軻若合符節之道而聞而知之所以爲後世著也

恭帝

後周紀

致堂讀史管見九卷第三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